

劉慎諤籌設北平研究院西安臨時辦事處

胡宗剛

(廬山植物研究所)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隨即平津地區被日軍佔領，北平研究院及其所屬諸研究所此前未作充分應變準備，僅有劉慎諤所領導的植物學研究所在一九三六年與西北農業專科學校在陝西武功合辦西北植物調查所，已作部分轉移。其時，負全院之責者李書華（字潤章），在戰爭爆發後，被困北平，延至十月才脫險出北平，輾轉至昆明，終於翌年四月設立北平研究院昆明辦事處，院屬部分研究所相繼遷入昆明等地，北平研究院得以延續。然而，在此近一年的時間裏，北平研究院在植物學所所長劉慎諤（字士林）、史學所所長徐旭生的籌劃下，曾設西安臨時辦事處，然而卻未見記載，一九三九年編印《民國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國立北平研究院工作報告》對這段歷史只有這樣記載：近三四年前，因北方情形日趨嚴重，為思患預防計，遂先將植物研究所圖書、標本、儀器及工作人員全部遷往陝西；史學研究所大部亦遷陝，藥、鑄兩所及理化一部分圖書儀器南遷；地質學研究所亦隨地質調查所南遷，遷出各部分，仍照常工作，此盧溝橋事變以前之大概情形也。平津淪陷以後，在平各項工作停頓，同時院中經費亦因戰事停撥數月。二十七年四月間北平研究院在昆明設立辦事處。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動物學、史學各研究所陸續遷滇。圖書儀器因事前早有準備，均以遷出，陸續運滇。其抗戰前由平遷出各部分，則始終照常工作從未停頓，亦屬幸事。

一九四八年八月印行《國立北平研究院概況》，對此段歷史的記述如上大致相同，只是對昆明辦事處設立，增加了一些內容，照抄於下：自二十六年平津淪陷以後，本院在平工作停頓，同時院中經費亦因戰事停發數月。李副院長書華乃于其時南下入滇籌劃遷院事宜。至二十七年四月間本院昆明辦事處即在黃公東街成立。

前後兩次，相隔近十年的記錄，均未有只字提及西安辦事處事；在其當事人留下回憶錄中也未記述。李書華與北平研究院有二十年之關係，其回憶錄《碣廬集》對此段經歷重點記述，然於此未有追述；徐旭生在一九四九年後，應其供職單位之要求，寫有《自傳》，對於這段經歷有云「一九三二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編輯，後改研究員。一九三三年被派往陝西，與本地士紳合組陝西考古會，到寶雞鬥雞台作發掘工作數年。一九三七年，研究會改所，我任所長。未數月，抗戰開始，經費艱難，不能繼續發掘，遂改研究歷史。此後數年，寫成《中國古代的傳說時代》一書，對於殷盤庚以前古史作一綜合整理。」（《河南文史資料》第十四輯，1985年6月）對辦事處事一樣沒有記述。如今對於北平研究院之歷史研究甚少，更鮮有學者涉及此細微之事，致使這段短暫的歷史淹沒不彰，今從劉慎諤來往的書劄中，獲悉此西安辦事處大致經過，略作記述。抗戰全面爆發之後，在北平的許多文化教育機構，皆在積極南遷，而北平研究院卻無動靜，其上級撥款部門國民政府教育部則認為，該機構將自行解散，按月撥予的經費亦將停

撥。當時，在淪陷區之研究院各所均已無法工作，而在陝西之劉慎諤所主持的植物所則尚未受到戰爭直接影響，其合辦之事業才剛剛起步，若研究院經費停撥，經濟基礎則受到動搖，多年的努力豈不是輕易斷送。爲此，劉慎諤不能坐視，當獲知這些變動之後，遂與時在西安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徐旭生一起策劃成立臨時辦事處，推徐旭生爲主任，並托人在南京與教育部等有關部門接洽，報告西安情形，希望研究院事業在西安得以延續。從劉慎諤一通致生理學研究所所長經利彬（字燧初）書劄中，可知事情之原委，其函文如下：

燧初我兄大鑒：

接來片，知已逃出北平，今日始可暢談無礙矣。前接惠生兄函，稱兄已奔喪返裏，初以爲函中不過托詞而已。今見兄函，知系實情，至深哀悼。惟國難當前，敢祈我兄節哀爲盼。

研究所應領之數目，直接寄陝外，餘均設法彙往北平，未悉院方收到與否。惟本院經費自九月份起已有命令停撥（機關在平，不能工作，當然在停撥之例），而潤章坐困北平，自以爲無法，即聽其自然，忘卻院長之職務。蓋北平雖淪陷，而往來北平者仍不乏人，己身即不能離平，何故不能派遣或委託代表在外進行經費及遷移事宜，加以旭生在陝，崔敬伯先生早至南京，而潤章兄並無一字委託，他人皆無權過問。誤事之甚，莫過於此。弟與旭生皆出於萬不得已，本所謂亡君有君之原則，假託潤章之意「矯旨」在西安成立「北平研究院西安臨時辦事處」，推旭生爲主任，一面托人在南京疏通，一面呈請教部備案（教部呈內稱有六所均早遷出，三所尚在路中），一面托使館設法使潤章出險，一面並函催在平化、生、動三所所長來陝或派遣代表來此，籌劃工作地點。然電報不通，函件亦不敢明言，亦不悉吾兄接到此函否？總之，現在遷出之幾所，以弟之觀察，均宜暫時設立西安，以俟時局平靜之後，再籌商他往。蓋各所如十分分散，教部易於藉口就地歸併。現在談不到深遠之計劃，只求暫時能敷衍而已，未悉兄意如何？但如有一所能分往雲南，爲將來之準備，或亦不可。但似仍宜以分所名義分出爲主要名義，仍以集中西安爲佳，此則可以強固總辦事處勢力，所見如何，請示知並請早日來陝，就商大局。吾人皆在研究院服務多年，而於研究院之存亡與否，決不能以自身有辦法，即袖手任其自然演變也。惟一兄住址不詳，請兄促其前來是盼。

西安臨時大學已在西安成立，經費已有辦法，生物系主任發表金樹章兄，惟因此系由平大與師大合併，平大教員中只有金樹章兄一人，孤掌難鳴，前曾屢次函催君範及德耀二兄來此，終無音信，而師大皆招舊人，郭庸早到，劉汝強堅決要來，弟曾示意金兄林、汪之功課（尤其是君範之功課）堅持保留，如何人不能取而代之，金兄亦甚贊成斯意，請兄再促林、汪二兄早到。臨時大學有通啓，聲明舊教授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後不能到達者，即以解聘論，此爲淘汰之法，然于林、汪二人，弟自當特別設法處理之，請勿念。惠生來函謂生活困難，欲出無費，弟已在無法之中，爲之設法但無把握，我兄

如能爲力，請分頭稍爲接濟，使其早日出平來陝，共圖進展。蓋舊友中，惠生思想清楚，忠實可靠，吾人當此患難之中，均有互愛互助之責任，吾兄其以爲然否。

暫此複聞，即頌
禮安

弟 劉慎諤 忙復 十月卅日

對於李書華未能積極策劃戰爭期間北平研究院之去向，有失院長之責，劉慎諤不免微詞。此函是敦促經利彬早日來陝西，共商大計，對於因戰爭影響，一時無法聯繫的人員，亦請代爲轉告，請其來陝。劉慎諤以爲，北平研究院在其與徐旭生設立辦事處後，各研究所亦相應遷至，作戰時之處所。函中言及人士甚多，今多難查實，僅知君範者，系植物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林鎔，是經利彬妹婿，劉慎諤往西北後，植物所請其代理。此時，北京師範大學與北京農業大學在西安合組西北聯合大學，劉慎諤在校中爲林鎔謀得教職，以便其來西北，即可在調查所繼續研究，又可在學校授課得到一些收入，以減輕調查所之經費支出。

經過劉慎諤、徐旭生短暫之努力，教育部只同意推遲停撥研究院經費之日期，而於遷移研究院，繼續辦理等之請求則未見允。十一月初，李書華終於從敵佔區平津潛出，脫離危險。當劉慎諤獲悉後，立即呈函，陳述西安辦事處籌設之經過，及目前之情形，希望李書華繼續努力，與有關部門再爲接洽，更重要者，是向最高權力者蔣介石進言，以求得諭旨。此函甚長，于西安臨時辦事處事，與上函雖有重複，對全面瞭解亦是難得的史料，不得不全錄在此。函云：

潤章我兄大鑒：

平津失守，我兄被困舊都，在陝同人異常關心。前次旭生先生晉京，聞已商有挽救辦法，稍寬放心。近聞我兄安抵天津，指日可到南京，不勝快慰之至。弟本欲不日進京迎謁，藉表歡心，燧初來信亦以此意相囑，惟弟近方由太白山調查森林分佈歸來，正在整理材料之際，刻若離陝，深恐引人注意，而生誤解。南京方面如有需弟奔走之處，可即電示，弟當遵命前往。

茲先將最近之經過略爲陳述如下：研究院七月份經費已由旭生在京交涉領出，同時由旭生先生轉來教部公函，稱吾院經費自九月份起停撥（最近又改自十月份起停撥，而九月份則以七折計），外人或以平津失守，吾院不及遷出，自在停撥經費之列，不然中央研究院與吾院爲同樣性質，而吾院之經費雖雲有限，工作成績並不在彼等之下，何故彼方則能遷往四川繼續領款耶？弟等有鑒於此，因在西安與旭生先生籌商再三，以爲吾人供職吾院有十年之歷史，決不忍坐視其消滅而不顧，然欲請示吾兄意見，又苦於音信不通，出於萬不得已，乃決定“矯旨”（假稱吾兄示意），在西安組織北平研究院西安臨時辦事處，推定旭生先生爲主任，主持一切，於是一面函請教部備案，並聲明史學、植物、地質、藥物、鑛學五研究所早已在外工作，物理有岳頤

恒先生在陝進行遷移事宜，其餘化學、動物、生物三所人員，亦均動身來陝，刻在途中；一面分函報告在京滬各研究所並促化學、動物、生物三所之所長派人來陝接洽遷移事宜，一面又函請張、蔡諸翁諸先生從旁設法挽救，此中經過大致如此。

時至今日，拙見以為應在南京先設法從旁進行，而此事發生最大效果，必須從旁覓得有力可靠之人，直接與委員長解釋，措辭理由如下：研究院以每月三萬元之經費（不及一專門學校之費用），慘澹經營十年，已得國際上之地位，而日本學術界素以大亞細亞研究為範圍，且驚訝之，以為中國今日竟能自行研究矣。此仍近自東洋回國之多數學生耳聞日本教授親指研究院刊物而言，對方之感想如此，益使吾人興奮，向前邁進，今如停辦吾院，是不啻自殺。蓋研究院之經費有限，維持本非難事，若一旦棄之，全功瓦解，其耗費之財力與人力，當有不可思議者。是故，欲省反費，欲進反退。夫以研究院為中國近來數一數二之研究機關，棄之固易，而建設為難，歐美各國之著名研究機關，皆有數十年至數百年以上之歷史，故有卓絕之成績出現，吾人今方急起直追，而思有所貢獻於國家，如今日放棄，是又退回十年矣。

日內弟亦擬以私人名義，托毛秘書設法進行，此路但恐力量不足，不能依靠。此路若通，部方自可無問題，不然若僅從部方進行，恐難收得效果。惟八、九兩月經費當可儘先提出，以維持殘局。總之，勿論如何，研究院仍有繼續維持之必要，即雲停撥經費，決不能使其斷氣，故總辦事處必須使其存在，地點以現在之大勢觀之，暫時自以西安為簡便，苟能與部方商定後，即來陝主持一切。在陝同人皆引領而望之矣。

所見如此，再請我兄斟酌施行，在陝史、植所同人皆安適，請勿念。臨書倉促，不知所云。

先此奉聞，敬頌

旅安

弟 劉慎諤 拜書 十一月五日

劉慎諤乃一位植物學家，據此函可以獲悉其不僅在本專業上建功卓著，還有非常人所具的行政才能，對於問題分析之深入，對於事態顧及之周全，更有文字表述之得體，令人贊佩。一句「臨書倉促，不知所云。」道出其全部境況。在未有任何授權之時，組織辦事處，在旁人而言，以為是好事，而劉慎諤敢於擔當，正是其過人之處。李書華旅次上海，得閱劉慎諤此書，回函云：

士林兄大鑒：

弟于本月八日抵滬，本擬即行赴京，接洽本院經費，不意京滬直接交通被阻，欲搭船由南通前往，數日均未能購得船票。近來政府機關均已西遷，只好稍遲再行西上。弟為經費事曾與教部王部長去一詳函，並說明本院現在工作情形，嗣後復函大意謂：平研究院決定遷西安，並經呈准行政院，其經費應與

平津國立校院一體發給。距九月底國防會議決議停發，事前避免與主管部接洽，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院及平研究院均在停發之列，事後部中同仁之憤憤，與兄正相同也。現已一再向財部交涉索取，八、九兩月經費以資維持，將來善後容祥商云云。八月份經費七成，接南京中國農工銀行肅緝亭先生信，謂已代領，全數彙津轉平，弟已電請將一部分彙滬，以便轉發各部，尚未得回音。九月份經費亦尚無消息。近日局勢愈緊，中研究院物、化、工三所本設在上海，近日奉令結束，在此情形之下，恢復本院經費恐難進行，弟當努力爲之，但如果做不到時，恐亦無其他善法。植物所近況如何，念念。祈示知爲盼。植所有農專一部分經費，想尚可維持也。

專此，敬祝

大安

弟 華 上 廿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李書華復函僅是告知行止和當下之情形，對於劉慎諤設立西安辦事處之舉措，未置一詞，不知其作何想；但對於研究院之經費、遷移去向，則一籌莫展，毫無辦法。由於材料之匱乏，不知李書華後來經過怎樣的複雜交涉，最終於翌年二月有了結果，教育部同意減半經費，繼續維持北平研究院。劉慎諤之於這樣的結果，尚稱滿意，對李書華的努力表示稱讚，其致李書華函有云：「近由漢口接兄一函，悉研究院經費已有四成之希望，雖雲較前減縮太多，然濟此時局，有此結果，亦雲幸矣，蓋我兄努力所致，此間同人尚能繼續工作。」（二十七年二月廿二日）由此或可知李書華並未對劉慎諤之越級而有所介意，昔賢胸襟之宏闊，今人或有不如下。

北平研究院之辦事處及所屬多數研究所，未如劉慎諤所計劃設在西安，而是於一九三八年八月起，漸次設于昆明。不久劉慎諤也將存在未久之西安辦事處所形成的文件等，交付昆明辦事處保存，其函云：「西安辦事處往來公文已商請何樂夫先生，設法移交昆明，未悉何先生是否能急於辦理也。又西安辦事處前亦略有開支（不過百餘元），未悉此款將來用何法報銷，請以示知。」「又西安辦事處僅與教部正式往來數函，最好能由我兄函請教部，此後如有函件，直寄昆明，勿再往西安，如此即作取消西安辦事處之手續可矣。」如此一來，存在僅幾月之西安辦事處至此也就結束矣。